

忠3621

8.1.8
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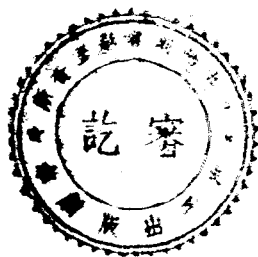


光復
1184

桐廬書屋發行

倦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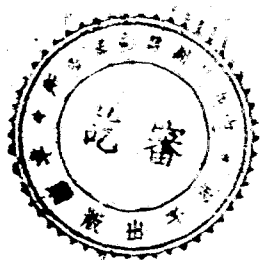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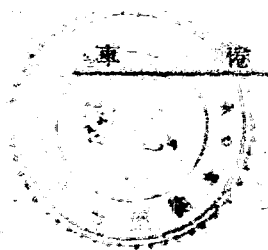
琳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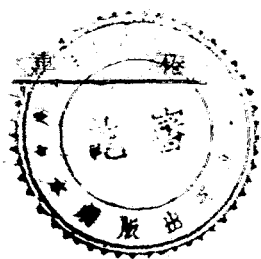


桐廬書屋發行

幕前的話

一個吝嗇眼淚的人常常說：「戲是假的」請了！你，鐵石心腸的人！戲雖不盡是事實，但我們不能否認它却在忠實地反映着人生，大胆地描繪出那些可憎的，可憐的，可愛的以及那些值得欽佩的人。判決吧，請用你那聰慧的眼睛和純潔的心靈，到底誰是該死的？誰該是這世界上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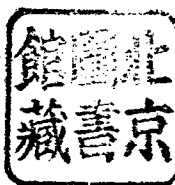




封面承摯友陳慶太
兄設計謹此致謝

倦 車

獨幕悲劇



(南)

人物：

王愛琴

後方某中學女學生，美麗活潑，聰慧熱情，而生活正直倔強年十七歲。

李德厚

旅館司帳。勢利卑劣，軟的欺侮，硬的怕，年三十歲。

施立明

某大學畢業生，現任某機關公務員。酷愛真理，但是他的軟弱的本性處處使他陷入矛盾中，年二十六歲

李明三

偵緝隊區隊副，陰險狡猾不可耐，假公濟私，爲虎作張，年三十餘。

梁仲康

施立明同學，二十八歲。

梁仲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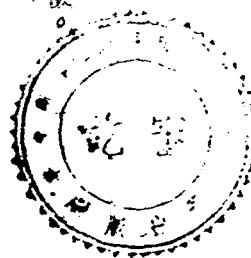
施立明的同學，仲康的妹妹，二十四歲。

張仲

施立明的同學，與仲平在戀愛中，年十七歲。

賈成仁

某汽車隊隊長，紅色貪財，無惡不作，年三十歲。



王紹驊 愛琴的弟弟，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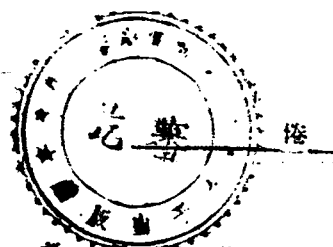
金鑫 某戰區司令官官部警衛隊隊長，施立明的好友，二十八歲。

衛士 甲 乙

賣報老太婆

賣唱婦

賣唱女孩 甲 乙



時間：

一九四三年冬，一個星期六下午六點鐘後。

地點：

後方某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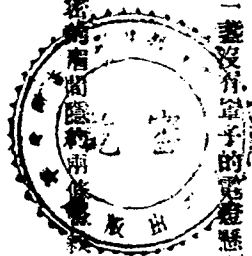
佈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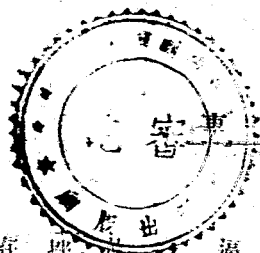
××市××旅社的×××號房間，這個旅社談不到高尚，在當地比較起來可以說

幕啓：

是第三等的，但是房間因為佈置整齊，倒還顯出幾分幽雅。牆壁是白色的，除了歷屆居住的旅客帶來的小孩子用鉛筆塗抹了許多鬼怪人物，若干詞不達意的句子外，別無其他骷髏的東西，房內靠右面一張鋪着印花單子的單人牀裡角疊放紅錦綢棉被和一個潔白的枕頭。床裡首有一個衣架掛着幾件旗袍，還有一個洗臉盆架，上面有臉盆，房間靠後面中央擺着一張方桌，桌上有茶壺茶碗一堆疊好的舊報紙，一面圓鏡和一二本小說，左右各有一把椅子，前面有一個笨重的方檯，桌子底下有一個不生火的炭盆。一根繩索一頭繫在衣架上，一頭繞在後牆釘子上，繩上搭着兩塊手巾，未乾的女襪和內褲，左面靠外是一扇朝裡開的門。靠裡兩扇糊了紙的窗戶，一把小剪刀插在窗底的合縫處，既可以使窗子關緊又可以拿來剪掉放在窗台上的蠟燭心子。窗和門中間貼了一張旅店規則。一盞沒有罩子的電燈懸在房間當中。

愛琴獨自坐在牀上冥想，她有一副極其嬌媚的面容，勻整的眉間隱約兩條皺紋，





惡人的雙目，帶着自生的黑眼圈，格外增加了無比的魔力。她那善於表情的嘴唇，時而顫動着，代替了她的言語，個子並不高，却也十分嬌娜。她穿一件灰絨絨大衣藍花紫底的單袍，紅毛褲，黃皮鞋。韶光易逝，轉瞬秋天已過，寒冷的嚴冬逼臨，愛琴離家後，來到××市不久已是兩個多月了，出來時所帶的錢全部用盡，連手上的兩只金戒子也變賣成錢，買了現在穿着的僅有的冬裝。一種委曲，痛苦的情緒佔據着她的心頭。她雖仍具反抗的決心，然而顯然流露出失望與恐懼，挫折減少了她不少的勇氣。她很她的繼父太狠心，她又想念着她慈愛的母親和她在家時天天為影的弟弟，回家嗎？或是寫信告訴家裡嗎？不，她決不忍讓家裡知道這種落魄的情況的；媽媽和弟弟會傷心，爸爸也許更不容她！但是就這樣住下去嗎？這是一個多麼陰惡的環境啊？幾乎沒有一點自由，連店簿上都寫着買太太的名子！怎麼辦呢？忽然她那緊鎖着的眉頭現出一絲笑容，在她的腦中浮動着一個美麗的幻影，她站起來緩步踱向窗口。

飛！飛到遠遠遠遠的，……哦！和戲台上的金子一樣，跟着仇虎飛到那鋪滿黃金子的地方去。（沉思片刻，走向中央）奇怪，為什麼單單那天晚上又碰到他？兩個月了！我就住在這牢籠裏，沒有出去過！這也許就是命中註定的緣份！不，為什麼我又相信命運？不，我不！可是也真巧，如果差幾秒鐘的功夫就會在馬路上岔過的，那也就永遠不會再遇到了！（向門外）茶房！茶房！

（外面的聲音）「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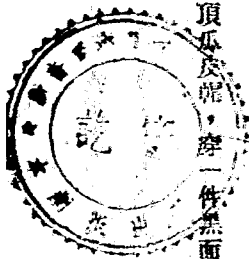
看一看，幾點鐘啦？

（略停，外面的聲音）六點過五分——

六點過五分，他應該來了？怎麼還不見來？別是他昨天真生了我的氣？別是他又生病了？不會的！

（門突然開啓，李德厚上，一個細高條，戴一頂瓜皮帽，穿一件黑面子羊皮袍，很不客氣，未得允許便闖進來。）

德厚太太！對不起，錢，今天總該有了吧？



倦

琴（坐下不悅）李先生，昨天晚上你不是來過了嗎？我說等幾天一定給你們。

德 等幾天，等幾天，你可曉得，我們已經等了兩個多月了，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

，我不管，反正今天我要錢。

那，有什麼法子呢？

那很好辦，要是今天沒有錢哪，就別住在這兒。

（瞥起）什麼？請你說話客氣點兒。

陳 這還算不客氣嗎？照規矩，住旅館五天一清帳，你住了兩個多月沒有給過一個錢，看你這個勁兒，等到明年也是白費！

琴 那麼，你就天天來逼我要，昨天晚上來了，今天晚上又來，你不是存心嗎？一天功夫叫我那兒去找錢？

德（惡意取笑）哈……哈………一天的功夫找不到錢？那只怪你自己了，懂事兒

的一夜功夫就可以找到錢！聽你這樣兒啊，別看長得怪俏皮，就是死心眼！

琴（大怒）呸！你說什麼！別欺侮人。侮辱人！滾出去！

德 體滾出去！沒有錢，今天就搬走！搬走！

（敲門的聲音）

琴 （似乎得了救星，但是又十分窘迫）誰呀？請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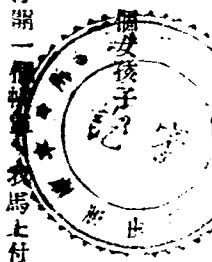
（施立明上，他身穿一套灰色半新西裝，外面罩着青呢大衣，沒有戴帽子因為他
足以禦寒的茂密的頭髮，身材瘦長，半豐滿的面龐流露着內心的憂鬱和矛盾。）
明 是我：你們在吵什麼？

琴 （說不出口）……

德 （改了口氣）施先生，沒有什麼，不過是帳上這幾天等錢用，賈太太一個人住在此
地，我們一向是客客氣氣的，從沒有提過房錢的事，今天實在沒有法子，所以才
琴 「他瞎說，他欺侮人，剛才他——」

明 （坐下）帳房先生，要房錢儘管要，為什麼要欺侮人家一個女孩子？
德 我並沒有說什麼呀！

明 好了，你不必辯別，下次不可以這樣，差你們多少錢，你開一個單，我馬上付你



們。

（卑恭的）是！施先生，那真對不起您了！（下）

（愛琴垂着頭，十分淒楚，覺得適在的一種污辱，實無法忍受！）

——其人——真丟人死了！

明 起來安慰她！別難過了！我們犯不着和這類小人計較，我們也不用得罪他們——

你不是說，永遠地不再來看我了嗎？

明 永遠地：是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又會來了，愛琴！我的心是不自由的，不！我為什麼要不自由得那麼殘忍呢？為什麼（覺得失口）哦！但是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呢？既然天天來問你要房錢，你為什麼不說呢？幸虧今天我是準備了錢來的，不然豈不是又要對他們說好話？

琴 你叫我怎麼說法？我就是不吃飯，餓死了，也不會對別人說的，多難為情？

明 那你就對我太坦白，你不相信我。

明 不是對你不坦白，也不是不相信你，你這樣對我，我只有感激你（斟水遞給明）

明

（接過茶杯，喝一口放在桌子上）好了。咱們不談它了。談談別的吧。說正經的。你味能再在這兒住下去，我已經住在女青年會找着房子。明天就可以搬去住。對五就

搬，好不好？

琴：女青年會？不，我不去。

明：為什麼？

琴：我不願意叫家裡知道我在這兒。知道的人多了，會走露風聲的。

明：不要緊，你不要告訴別人就是了。

琴：人家要是問呢？

明：人家不會問的。

琴：不，我不去！

明：你不能不去，我費了很大的勁兒託人找到了房子。

（推門）我不去！

明：（推門）願意住在這裡？你曉得這是什麼地方？

琴 旅館呀；

健

明 一個女孩子住在旅館裏，別人會懷疑的。我們何必聽人家的閒話，受人家的氣？

琴 （倔強）這麼說，難道一個女孩子就不能住旅館，住旅館的女孩子一定是壞人？

明 （解釋地）我並沒有說住旅館的女孩子一定就是壞人呀！

琴 （坐下）那麼，你懷疑我是壞人！

明 愛琴，怎麼到現在，你還說這種話？我怎麼會懷疑你？如果懷疑你，我也不會來看

你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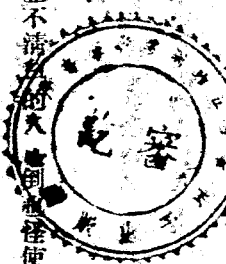
琴 可是！

明 可是，什麼？

琴 像我這樣來歷不清的人，豈倒奇怪使人猜不透的？

明 怎麼？猜不透？

琴 我們的認識，不過是極偶然的事，當然，你不會相信我所說的全是實話，我知道，事情不測最後，誰也不會相信的！但是，宣明，我也有過溫暖的家，受過別個女孩



子同樣應有的疼愛，爲什麼現在你要懷疑我？瞧不起我

明 別冤枉人了，我哪兒看不起你，懷疑你來着？

琴 （立起）你不是常常鬧起賈成仁來嗎？

明 哦！

琴 我住旅館用他的名義，你就懷疑我一定和他有關係。

明 得了，得了，又來了！你一定要說我懷疑你，有什麼辦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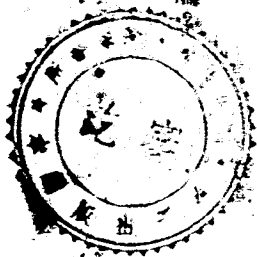
琴 那麼，你現在明白了？

明 我知道，你根本和賈成仁沒有關係，你也不愛他，你說過，他送你到這兒來，店簿子是他寫的，爲了避免麻煩，倒也隨它去，不過，他是對你有野心的，所以這也不
是長久之計。

琴 （反過來）你就這麼相信我的話嗎？

明 我相信。

琴 你不會懷疑我在這兒是等他來嗎？



明：等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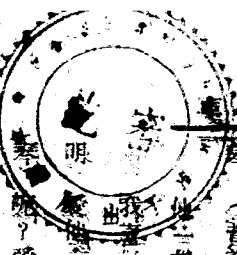
琴：騙！我等他來！

明：（茫然）等他來幹什麼？

琴：（背着良心說假話）他待我好，天天寫信給我，打電報給我，你看今天我又收到了

他三封信（口袋中取出信來）你看，你說來的時候還要猜一猜漂亮的俄國姑娘來，

我喜歡他，我愛他。



明：愛他？他有銀子的汽車，可以運貨賺錢。

琴：但是他賺的錢是犯法的，是對不起國家民族的臭錢！

明：什麼叫做臭錢？我不懂！難道錢一到他的手就是臭的？要不，因為他有錢他腦，他

的錢就是臭錢！我倒要問你，誰的錢是不臭的沒有味兒的，那些闊人的錢是香的？

琴：你是說，現在發國難財的不只是他一個人，是不是？

明：是啊，既然，大家都如此，也就怪不得他了，他只是看準了他的機會，利用了他的



機會！

明（失望地）：（背過身去）：「好。你等他吧！等過期一個壞蛋，你簡直不是我想像中的一個女孩子。」

琴：「嘻嘻……」

明：「笑什麼？」

琴：「（跑到明面前）：我騙你的。你真的相信了！生氣了？誰等誰呀？誰！我騙你。」

明：「好，你騙我！玩皮的樣子。」

琴：「點一支洋火，燒掉手中的信。誰是壞蛋？只怕買成仁找你的麻煩，還有李明三。」

明：「李明三是誰？」

琴：「他的朋友，一個偵探隊的隊員，他天天注意我的行動呢！」

明：「我不怕，我有辦法對付他們。」

琴：「你記得，在火車上，買成仁……」

用手鎗打死他，我說，你還什麼打死他，你打死他，我就打死你！

明 哦！

琴 立明！

明 幹什麼？

琴 （試探地）那晚上在火車上的事情，你覺得驚奇嗎？

明 （不在意地）說也奇怪，我在××站上車的時候，買的是二等票，偏偏火車在那兒拋錨了四十分鐘。我看那個車頭很吃力，氣燒不上來，拖不動，那末，一夜晚也未見得能到××，我爲顧及自己的身體，才叫茶房找一個臥鋪，想不到在那兒偏認識了你。

琴 其實，我們早就應該認識了，四年前我們不是都在××上學嗎？

明 是的，不過那時候你也許還小。

琴 哦！我彷彿見過你似的，我恨，爲什麼早不認識你！

明 琴！

琴 怎麼啦？

明 別說了！

琴 怎麼？你不愛聽？

明 不是不愛聽！你實在太感情用事了，這樣會使我不安的。

琴（本能的）不安嗎？你覺得對不起你的太太，是不是？

明（隱痛）愛琴，別這樣，這樣會使我發瘋，使我做一個沒有朋友的人，不能，這不是我原來的意思。

琴 哦，還有朋友，你的顧慮可真多呀！我要是像你一樣，我還能離開家跑出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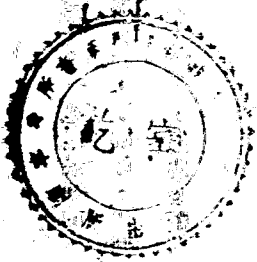
明 我不是只顧自己，我並不自私！

琴 誰說你自私啦？

明 沒有！

琴 只怪我自己情感太重了！

明 情感是不能亂用的啊！



琴 我沒有亂用過，這是第一，也是最後的一次。

明（同情地）愛琴，我明白你，了解你，我們可以比作兄妹，但是不能……

琴（沒有聽見似的）立明，你說，原野裏的仇虎帶着金子飛了，飛到那黃金子鋪的地

多麼令人羨慕？

明 但是他們沒有飛到，他們逃竄的只是荆棘，那兒有黃金！

飛去找黃金

明 你怎麼比金子還傻？

琴 哪！我就是傻子，傻子才會幹真事兒。

明（提防地）這麼說，你真的要飛？誰和你飛？

琴（寧直的）你！

明（沒有料到楞住了）哦！我是一個病人，永不動！

琴（溫存地）你生病，我照護你！

明（茫然不知所云）那時我們只能要飯！

琴 我要來給你吃。

明 那我就會餓死。

琴 你死了，我跟着你死！

明 跟着我死？

琴 嘿！我們埋在一起，永遠的，永遠的不分離。

明 不！我不能！

德上 夾着算盤。拿着帳單。

德上 (出示帳單) 算到今天為止，共應是三千四百七十塊另六毛！

明 (接過帳單來) 一共是六十七天？

德上 (把算盤放在桌上敲算) 對囉！六十七天，二十八塊錢一天的房錢，茶水五塊，被

子一條五元小帳加一，不錯，一點也不錯，共總是三千四百七十塊另六毛。

明 (掏錢數) 這是三千五百塊錢，剩下的不單錢了。

德上 (接過錢) 好！多謝施先生了！(下)

明 這一千塊錢給你。

琴 我不要。

明 爲什麼？

琴 我不要，我有！

明 別騙我了！（把錢塞到她大衣口袋裏）這又有什麼關係，在外面誰都免不了用誰的錢，可是，愛琴，你方才說的全是假話，聽我說，明天搬了家好好讀書，開始過新的生活，我們可以永遠做很好的朋友。

（失望）朋友，朋友！你疏遠我。

明 愛琴，你要了解我，並不是我疏遠你，而是像我這樣有家室的人，不應該做對不起你的事。

琴 不，你不會對不起我的，除非你不理我了。

明 不，我要好好地照顧你，只要你肯聽我的話，愛琴，你既然勇敢地脫離了家庭的束縛，就不要辜負你的勇氣，爲什麼要做傻子？我不忍看你墜下去，我不忍看你光明

以前途斷送在一時懷感當中，你還年青，你的前程正像東方旭日般的光輝，朝霞一樣的美麗，目前你只有繼續求學，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我是一個結了婚有了孩子的人，如果你一定堅持一種超過兄妹以上的情感，那麼我相信，這種情感一定沒有希望，而且環境會馬上把我們分開，使我們再不能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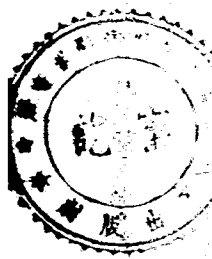
環境把我們分開？再不能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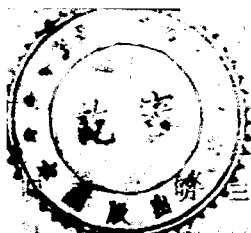
是的，想一想，那是多麼的可怕？愛琴，你的遭遇，你的悲劇，也就是成千成萬婦女同樣的悲劇，你不但要為自己努力，而且要為更多的人奮鬥，是誰使你流浪，誰使你漂泊？這個仇，記住，我們要報！

（李明三，偵緝隊區隊副上，他梳着油光光的貝頭，橘子皮似的面孔塗擦了不少雪花膏，濃而短的眉毛，一雙逼人的眼睛，白多黑少。他穿着拉鏈的鹿皮黃夾克，一條草綠色哩噠馬褲，一雙圓口襪服呢鞋，左手牽着一只獵狗，態度膚淺而傲慢。）

哦，李隊副來了。

噢，是我來了，怎麼？這是！





琴（介紹）這位是李壽尊，這是施先生，我們住××時候的同學。賈先生的朋友。

琴（不相信）你的同學？賈先生的朋友？

明（雙關地）不錯，賈先生，我倒是認識。

三（不客氣地）你們有什麼地方認識的？

明在××見過面，哦，李際剛和賈先生很熟？

三（很熟！賈先生這次到這兒來見過面嗎？

明沒有見過。（故意談別的問題）這條狗很機靈（用手逗着玩）可惜一隻狗要吃幾個人

的飯，所以一般人都養不起了。

（抓住「把柄」）你沒有見賈先生，那你怎麼知道她在這兒住？

（機智地）賈先生一個朋友告訴我的。

三那一個朋友？叫什麼名字？

明宋昌業。賈先生的好朋友。

三奇怪，我怎麼不知道呢？他在那兒做事？



明 三民主義青年團，（反問）為什麼賈先生的好朋友，李隊副會不認識呢，那也莫怪

李隊副要這樣盤問我了。

（掩飾）哦！施先生別見怪，幹我們這行事兒的，就好開長開短的，習慣了沒有法子

琴 • 李隊副是這兒的頭頭隊副。

明 好差事！

（外面傳來一陣叫罵聲：顯然是一個粗野的軍人發出的，由近漸遠。）

「你媽的臭×我×你祖宗×你祖奶奶的，你受過教育沒有？好一個王八旦×的沒有家教的東西，他媽的，我非宰了你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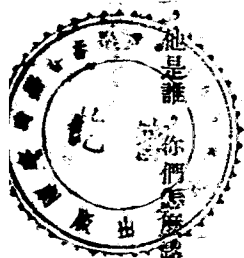
（站起）對不起，我去瞧一瞧外面什麼事？李隊副請坐一會兒！（下）

（向琴）哼！你玩的什麼把戲暗？你們真的是同學？

琴 當然囉！誰還騙你不成？

（威嚇）騙我，哼，你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他是誰，你們怎麼認識的，老實告訴

核定劇
改之



我告訴你的都是實話，你要是不相信，那也沒有法子。

（流氓氣）小嘴好緊！你不告訴我，我也會知道。

三 他昨天來了沒

沒有！

前天呢？

也沒有！

三 見鬼，你騙誰，前天晚上你們兩人一塊兒在隔壁餛飩館吃東西是不是？吃完了，還在馬路上買花生本是不是？

琴 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問呢？

三 （惡狠狠）好他媽小舅子的，我要不給他點利害看，他也不認識我。

琴 （恐懼）李隊副，他是賈先生的朋友，你不聽！

三 成仁就沒有這一號的朋友，我們十幾年的交情還不清楚，他臨走的時候，再三囑咐

核定劇
改之

我照應你，當然我要爲朋友盡責任。

琴 但是，我們並沒有怎麼樣啊？一個朋友又得什麼關係？

三 誰曉得你們做些什麼勾當，那小子，我一看就不是好東西，輕浮放蕩！
琴 那麼全隊副打算怎麼樣呢？

三 怎麼樣。你瞧着吧！

（立明上）

我聽着了，方才那個軍人真野蠻，開口罵人，動手打人。

三 你瞧準了？沒有瞧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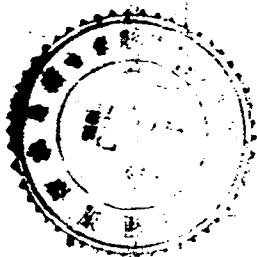
明 今晚沒有停電，怪死的，瞧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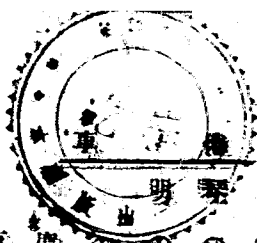
三 買太太，你跟我出去一趟！

明 愛琴，你不能跟他走，不要去！

三 你管不着，走！

明 （上前攔阻）不成我偏要管！





三

（捧笑）哈……好不識時移！

（向明勸解地）不，立明，我和李隆辭去一下，馬上就回來，你在這兒等我好了！
無可奈何，好，你去吧！我一定等着你。

勝利地引着琴下，狼狽踉蹌在後面，房內只剩下立明，十分不安的徘徊着，內心極度的矛盾，他雖然有了家，但是他是在結婚生活中從未有過真正幸福的人，他從未有過和平的精神生活，從未有過一個真正的妻子，一個不趨俗的，了解他的，一個可以使他用全部精力去發愛的妻子。即使在婚前，他也從未被女人愛過，遇到的，只是冷酷，無情！可以說在整個戀愛生涯中，他是一個悲慘的失敗者。他確是愛着愛琴了！因為愛琴愛他，赤裸裸地愛，純潔的愛，大膽的愛，絲毫沒有虛飾，這是他從未遇到過的心靈上的安慰，宇宙中從未發掘到的寶藏。霎時間，他便成了他心目中第一個愛人，這個愛人說出了他所從未聽見過的一句話：「我愛你！」那麼溫柔，那麼悠長，使他永遠的不會忘記！但是終極，環境，輿論，習俗，名譽，和其他一連串的問題迫使他守着他的本份，不得動顛。）

明 (自言自語) 天啊！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人，為什麼會到這兒來，為什麼要到這兒來，為什麼要認識她……唉，不聽話的孩子！傻孩子，你愛我什麼用？一個廢人……不……不……誰愛迫我誰真心愛我？沒有！一切都是騙……

的……不，我要報仇！現任趙曼英。我為什麼又要逃避？沒有勇氣的蠢東西！哦，不，我太自私，我不能毀掉她，我不能否認自己的慾望毀掉她！

(梁仲康，仲平，張華三入)

平 小明，我知道，你準在這兒，到處找不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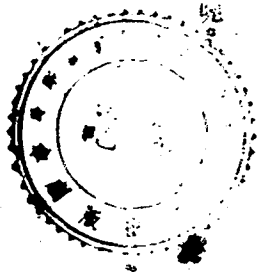
華 是啊：今天下午我打了兩次電話找你，你都不在。

明 (微窘) 哦！

平 (坐在牀上) 怎麼，就你一個人在這兒了？她呢？

華 (附和的) 她呢？

明 誰呀？



平 什麼？我問這房間的女主人。

明 仲平，你這是什麼話？

平 什麼話？你不懂。

明 不懂，太神秘了！

華 不是我們神秘，而實在是妳近來的行動太不公開。立明，我勸你別太神秘。

明 係勸我不要管這件事，是嗎？

華 我並不是勸你不管，而是事情總要管，不能管的如果硬要去管就是自取煩惱，說

明 仲平，從前我也是最受管閒事的。但是吃了虧，碰了釘子，就只好學乖了。

明 當然，現在的你，和從前的你是不同了。

平 立明，張華說的也是爲你好啊！

明 好了，好了，你們兩個人是一個鼻孔出氣兒。

康 我哥，還事清，你們不能武斷地批評立明，我復了婚，他的出發點完全是顧舊情。

現在只要我們把她認識清楚，一個有勇氣的女孩子是值得我們援助的。立明既然遇

到了這件事，似乎也不好不管。

華 所以問題就在這裡囉，世界上像這樣的事正多着呢，譬如說×××的姣女，那一個是自己願意去的？難道也去管？

明 但是你不能不承認這都是社會上的不幸，一個人對於不幸者漠不關心，就是喪失了同情心。

華 這不能說是沒有同情心，我看你是小題大作。

明 事情不問大小，只要是該作就作，古人說得好：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華 那麼萬一爲了這事，出了亂子，有誰會了解？

平 那才不值得呢！

明 了解不了解，不關我的事。

華 好了，閒話少說，我們是來找你去電影的，當然，你現在是不該在這兒的了。

那麼咱們走吧。

康 你們先走一步，我和立明談一談，隨後就來。
好，我們在電影院等你。

大哥！你可快來呀！（同華下）

康 （勸慰地）立明，你的身體，近來瘦多了，你應該好好保重。
明 我知道！

康 除了自己的身體，你還有你的家庭……

明 我沒有忘記我的家，我的責任，但是我不能不管這件事！

康 爲什麼？

明 仲康，你是曉得我的，我生性如此，讀書的時候如此，做了事還是如此，改不了老脾氣，比不得張華，他彷彿已經變成一個久經世故的人了。

康 這倒也難怪他。

明 難怪，他做了什麼該長，一個小小的位置，已經支配着他整個靈魂了，對不起，請你原諒我說得太過份了。

康

你說得對，一個人應該有骨氣！

明

你還不大清楚這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兒，這並不是她的錯。她的繼父，極端的昏庸，逼着她嫁一個將近五十歲的商人。她當然不肯，他便不容她，打她罵她，同時還打罵她的母親。

康

爲什麼還打罵她母親呢？

明

因爲她母親疼她。向着她，後來，她不忍看見她母親受她的累，她毅然逃出來了。沒有想到，到了××遇着一個壞人，一個汽車隊隊長，他騙了她，把她帶到這兒，還派人看着她。

康

你怎麼知道的？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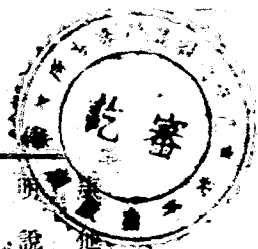
她告訴我的。

康

告訴你，就可以相信嗎？

明

自然不能完全相信，可是，我看過她弟弟給她的信，她朋友給她的信還有我自己的認識！



他弟弟知道她在這兒嗎？

說不定到現在還不知道，那封信她在××收到的。

（一個賣晚報的老太婆在外喊賣晚報，推門進來）

老 （驚奇的）怎麼！賈太太出去啦！

明 什麼太太，太太的，出去了！

老 奇怪，先生，你可知道，她從來不出去的呀！

明 （不耐煩）我不知道！

老 （躊躇）不知道，喂！賈太太才是一個好人哪！

明 （同時感興趣地）哦，好人！

老 聽，賈太太又老實又心好，我曉得她沒有錢，住房子賤的嚇，吃飯起的摺子，可是

她從來不肯欠我的報錢。她說我們賣報的比她還苦，所以不能欠的。還有，昨天晚上

她身邊只剩下兩百塊錢，統統都給了那個娘們兒了！



誰？那一個？

老 那個娘兒們，和她一樣，在間壁住了兩個多月，給不起房錢，昨天晚上偷竊的和她的
那個生病的爺兒們跑掉了，就是到××去，連買火車票的錢都沒有！

明 他們的行李呢？

老 什麼都賣光了，只剩下一個鋪蓋，不值錢，真可憐。唉！（從衣袋裏抽出一張晚報

放在桌上）先生，請看報吧，這是賈太太定的，錢已給過了！（下）

（隔壁傳過一陣胡琴聲和着賣唱婦淫蕩的小調。男人們的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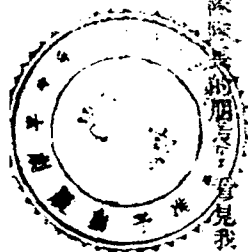
明 這是什麼地方？明天決定叫他搬走。

康 你預備——

明 是的，我已經在女青年會找着了房子，明天就可以叫她搬去，但是！

康 但是，怎麼樣？

明 有人看着她，今天那個偵緝隊隊副，他是賈威仁，那個汽車隊隊長的朋友，看見我
很不高興，現在要跟他出去了，說不定會出什麼亂子。



我看，我們要小心。

不要緊，方才我已經打電話給金隊長，請他幫我的忙。

那很好，我在××司令部也有朋友，必要的時候，可以去找他們。

謝謝你！

那麼，我先走了，怕他們等我。

你去吧，你過金隊長那兒的時候，再告訴他一聲，說今晚八點鐘我一定到他那兒去。

如果我不去，請他到這兒來。

他知道嗎？

知道！

康 那我走了，你小心一點。

（康下，明坐下看晚报，隔壁又傳過來嬉笑聲）

明 （立起不耐的）這是什麼旅館。總爲什麼會在這地方住這麼久，兩個月，怎麼受得

了（看錶）七點多了，怎麼她還不回來？不會出事兒吧。

（琴上，心思紛亂，眼神不定，勉強克服着自己不安的動作）

明 愛琴！怎麼樣！李隊副和你說了些什麼，

琴 （強自鎮定）沒有什麼！

明 （不信）沒有什麼？

琴 噫！

明 我不相信，你說，告訴我，你說呀！

琴 真的，反正明天不在這兒了。

明 （憤然）你說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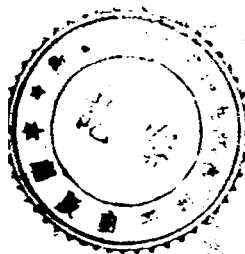
琴 不是明天搬到女青年會去嗎？

明 （放心）是的，明天一定搬，在那兒你可以認識許多新的朋友，你可以寫信告訴家

裡，以後不會覺得寂寞了。

琴 以後我們不能見面了！

明 怎麼不可以，我們還是常常可以見面呀。



琴 立即！如果真一，我們不能見面了，你會想我嗎？

明 愛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琴 沒有什麼，我太感情用事了，是不是？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和我一樣。

（進來一個賣唱婦，率領了兩個十來歲的女孩，各抱着一架二胡，她身已瘦得乾癸，像

被碼摺子。

先生，太太，聽或不？

（同時）我們不聽。

女甲 聽一段兒吧，先生！

女乙 聽一段兒吧，太太！

明 不聽啊！到別處去吧。

（一個開琴子）汾河灣，女起解，坐宮，罵殿，十八扯……隨便拿一段聽聽，幫

幫。

琴 (不耐地) 快走罷。我們是不聽的。別耽誤了你們的生意。

(婦等以不能達到目的，悻悻然下)

明 不早了，你也早一點休息吧。明天一早我就來。

琴 幾點鐘罷？

明 (看錶) 快八點了。

琴 還早！你就要走嗎？

明 我應該走了，八點鐘我還要到一個朋友那兒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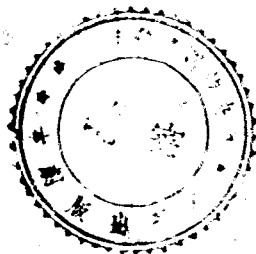
琴 (握住明的手，淚珠在眼眶裡打晃) 真快，爲什麼時間這樣無情？立明，你說我傻不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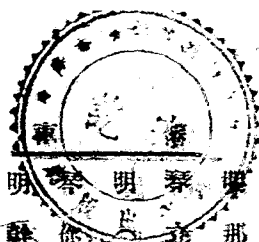
明 傻！傻得很！

琴 我就是傻子！

明 愛琴，我覺得你今天晚上特別，別這樣，好好的休息吧！

(鬆手) 好，你走吧！





琴 那麼，明天見！（轉身走）

琴 再見！

明（回身）明天見，你早點睡吧！

琴 你回來。

明 幹什麼？

琴 回來，我有話和你說，不，讓我再看看你。

明 聽詳吧，好孩子，明天再見，明天搬家。

（電燈忽熄，窗簾裏射進一絲月光，琴去打開窗子，向外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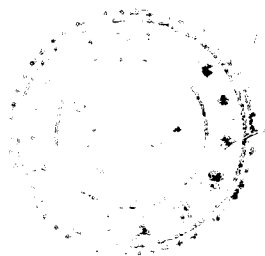
琴 又停電了，立明，你來看。

明（應聲走過去）什麼？

琴（假近他）你看，這和那天晚上我們在火車上看見的月亮不是一樣的嗎？

明 聽！它又圓了！

琴（得意地）記得，那晚上我們坐在驛站火車站的窗口說話，望着月亮，望着那些活動



的野景，多麼美麗！

明（漸覺陶醉在景色中）真美！

琴（希冀在幻想中覓尋歡慰）立明，如果我們現在還是在火車上，如果這間房子，就是

車廂。

明 怎麼樣？

琴 它就載着我們兩個人。

明 兩個人？

琴 老是朝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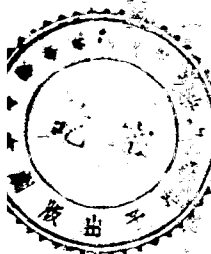
明 到那裏去？

琴 遠遠的，到沒有人的地方，那兒只有你和我。

明 我和你！

琴 還有這照着我倆的月亮！

明（醒覺）哦，你又在癡想！





怎麼？

明，沒有人的地方，也不會有月亮。

悲慘地被現實拉回來）是的，立明，你說得對，沒有月亮，那兒是幸福的，不會有月亮，月亮專照着這一羣悲慘的人，立明，我問你，為什麼它老照着一羣悲慘的人？

明，不知道，自從有了太陽，有了地球，它就這樣照着！

（遠處有火車汽笛聲）

琴，聽！火車在響，是真的火車。

明，火車到站了，今天又誤點了，哦，我要走了，我不能失約，愛琴！別老瞧月亮，開好窗子，好好兒睡覺，明天見，搬了家，我們還是天天可以見面。

琴，不，立明！

明，又怎麼？

琴，你來麼——！

明 (靠近琴) 做什麼呀！

琴 (雙手攀住明的肩頭，期待着) 我要你…… 畏畏氏

明 (躊躇) 我……我……

琴 我聽你的話，明天離開這裡，答應我吧

明 (疑慮) 不，請你原諒我。

琴 (幾乎是哀求) 立明，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是一個正直的人，我不應該把我份外

的情感投在你和你太太當中！我連累得你太多了，但是以後……以後我不會……

明 (茫然) 愛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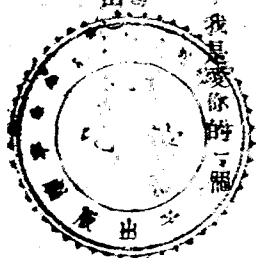
琴 答應我吧！不然你要後悔的。

明 (堅決地) 不！(推落她的手)

琴 (急得要哭出來) 但是，我要你知道，我是愛你的，我要你記住，我是愛你的，隔

人啊！

明 愛琴！我八點鐘必須到那兒去，現在已經晚了(紛亂而痛苦地奔出)



琴

（踉蹌地懷抱着烏黑的空虛）——人啊！你走了，就這樣子把我丟下了，好狠心哪！整個的生命換不來片刻的安慰，臨死前得不到一絲的溫暖，——在世上好苦呀！

琴

（伏在牀上痛哭，她又站起來，她將窗子關好，燃起一支蠟燭）

（慘痛而絕然地）搬了家，天天可以見面，明天見，……啊，我知道我是不能離開這兒的。自從一進門就知道……李隊副，謝謝你，你送我來，你照應我，看着我，你不讓我見人，你不許我出去，你怕我上當，你怕我迷了路，今天你還要送我回去。（悲憤）好！你這個活閻王，吃人的妖精！你不放我你要我死，我就死在這兒，也不能叫你們擺弄我！

（她從大衣口袋掏出一瓶硫酸溶液，倒入一只茶杯中。捧着，雙手在顫抖！呼！呼！外面有槍聲，琴恐懼地放下杯子。）

琴

啊！你們還是要害人，我要和你們拼！

（琴衝到門口被買成仁藥，她是一個粗胖的慣子，穿青草綠色狐皮演軍裝大衣）

黑皮夾克，一雙高統馬靴，戴一頂鴨嘴便帽。腰間插一串左輪子彈。

主 (奸笑) 哈……你上那兒去？

琴 (吃驚) 成仁！

仁 我來了，想不到吧？

琴 你這個鬼，別理我，讓我出去，你害了立明。

仁 (哈哈) 我不能讓你出去呀……嘿，你要明白，我可沒有害人。

琴 你是你使別人幹的，還不是一樣？躲開，讓我走！

仁 你一個人到那兒去呀？等一等，別忙，我陪你一道走，好不好？我的汽車就在門口

不遠，這一次我運氣真好，帶的貨賺了不少錢，可以，嘿，嘿！可以(候近她)愛琴

，我真愛你，我要終生的陪伴着你，我的心，我的金錢，我的一切，都是屬於你的

，你難道還不肯接受嗎？

琴 (改變了主意) 接受吧！你欺騙我！(伏枕獨咽起來)

仁 (趕過去撫慰) 得啦！好寶貝，別哭啦，誰欺騙你，我疼你還疼不疼呢

琴（轉身）你還疼我？一走兩個月不回來！

仁（撫自己的耳光）該死，我該死，實在是因爲事情忙，公事，私事，主要的還是忙者生意！好，我罰誓，賭咒，我以死決不離開你，我不離開你。捨不得你（閉身去吻她）

（離開他）你看，說着，你就要動蠻勁兒，我不喜歡。

（離開）那麼你答應我了？

做我的太太！

琴 你不是有太太嗎？

仁 我不愛她！

琴 你得先離婚。

仁 那很簡單，明天就登報，和她脫離關係。

琴 不，你想法子弄死她！

仁 爲什麼弄死她

琴 她活着，我不放心，你能害別人，難道不能害一個你不愛的女人嗎？

仁 （爲難）哦！

琴 （命令地）你答應不？弄死她！

仁 （橫心）好，就弄死她，那麼你答應了？

琴 嗯！

仁 （大喜，撲過琴狂吻）答應我了，那麼走，我們走！

琴 別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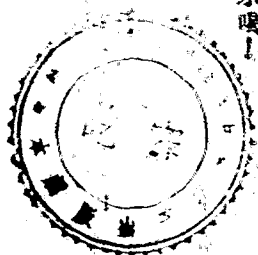
仁 什麼事？

琴 我渴得很，你遞給我桌上那杯水喝！

仁 （服從地）這是什麼東西？

琴 開水！什麼？

仁 （坐在她身邊）可是涼的！



從

琴（嬌媚的對他懷望）不怕，沒的，這也會變熱的！你喝一口好不好？

我不喝！

琴（你怕我害你？是不是？這是毒藥，你不喝，我就喝，我喝了好死！

皆迷的）好，我喝，我喝！（舉杯喝下，琴狠命用雙手向他胸中掙倒）

（搖搖推她在地上，摔破杯子，跳起來）麼子食的，你害死老子！

（琴力欲逃，即被仁拔槍擊中重傷不能支持，明等正在這時衝上，立明扶住愛琴，

（仁見勢不佳，欲退去，但早已為金隊長率將衛士逮捕住）

（微笑仰望立明）立明，你沒有受傷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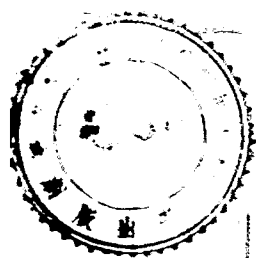
明沒有，那個流氓饑餓金隊長飛去。哦，愛琴！你弟弟和母親來了！他們剛剛下火

車。

琴（站在一旁悲痛地）姐姐！

弟弟，你們來得太晚了！（力竭殞命）立明憂長將她抱起，眼淚突眶而出！

金（向衛士）把他帶走！



（向門外）媽媽……媽媽……姐姐死！

幕 徐落——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初版

◎白琳戲劇叢書之一◎

倦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著者

白

琳

發行者

桐廬書屋

印刷者

西安電工印刷所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

國幣

260014

